



THE STORY OF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房龙次子披露父亲激情浪漫的传奇人生

房
龙
传

杰勒德·威廉·房龙 著



插图本名人传丛书

团结出版社

房龙传

[美]杰勒德·威廉·房龙 著
GERARD WILLEM VAN LOON
谢凯军 译

THE STORY OF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房龙传：大象风格的大师 / (美) 杰勒德·威廉·房龙著；
谢凯军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6

(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恽哲主编)

ISBN 7-80130-788-7/K·221

I. 房… II. ①房…②谢… III. 房龙-传记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0671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www.tjpress.com>

<http://www.tuanjiebs.com>

E-mail: unitypub@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8.75

字数：468 千字

印数：6000 册

版次：2004 年 6 月 第一版

印次：2004 年 6 月 (北京)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0-788-7/K·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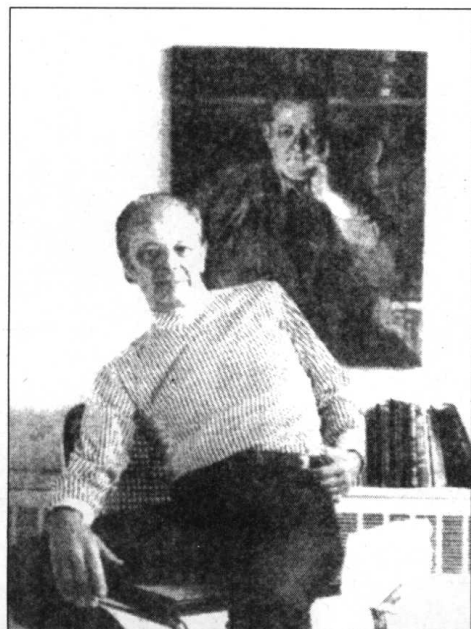
定价：36.80 元 (平)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

献给阿诺德·霍斯特威思
这本书的完成离不开他的帮助



房龙、威廉和汉克在纽约州伊萨卡



杰勒德·威廉·房龙

房龙传

THE STORY OF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忧郁的荷兰少年	1
第二章	迎娶大家闺秀	37
第三章	关于东欧谋杀事件的报道	61
第四章	婚姻出现裂痕	79
第五章	创作第一部作品	103
第六章	战争的硝烟不断带来麻烦	123
第七章	从离婚到再婚	147
第八章	《人类故事》构成人生转折点	179
第九章	《圣经的故事》惹是非	203
第十章	丽人弗朗西丝	225
第十一章	隐居维勒	257
第十二章	“哈姆雷特”入婚姻圈套	285
第十三章	托福伦勃朗	307
第十四章	浪子回头,时来运转	337
第十五章	拒利弗奈特而远蕾内	369

目 录

CONTENTS

第十六章	《人类家园》一鸣惊人	393
第十七章	“发现”太平洋的环球旅行	427
第十八章	专线通总统	455
第十九章	以《我们的奋斗》宣战	491
第二十章	郁闷的名人,喧闹的葬礼	531

第一章

忧郁的荷兰少年 (1882—1902)



房龙传

第一章 忧郁的荷兰少年

据说我们小时候是在想像事物，长大以后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因此，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学会如何扼杀自己的白日梦。这样说来，我很早就成熟了，因为每当我想像着自己正处于某个戏剧性的事件之中时，我便告诉自己这事件是不真实的。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去做另外一次尝试。我从一份报纸的第一版得知父亲去世了，而显而易见，这个事件本身多么荒唐而富有戏剧性……

1944年3月11日晚，轰炸暂停。此时，伦敦正享受着难得的宁静。德国空军已受到严重打击，德国的V-1飞弹还没有用到对英国的打击之中，作为驻英国作战部的美国特派官员，对这一晚难得的宁静，我觉得很庆幸，因为这个夜晚正好我值班。防火是我的职责，我很高兴火警没有找上门来。我穿着制服躺在床上，享受着没有战火袭扰的快乐，但是直到天亮，我还半睡半醒的，未能熟睡。我用冷水洗漱、刮了脸，然后去红十字会脏兮兮的小卖部吃了早点。尽管如此折腾，我依然迷迷糊糊的。

回到办公桌前，我开始机械地整理需要存档的卡片。就在这时，门口出现一个士兵。他是新来的，所以早早就来上班了。站在敞开着的门旁，他问我：“长官，有个叫房龙的人是您的家人吗？”

他这句话用的是过去式，仿佛在说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我冲口回答：“那还用说，他是我父亲。怎么啦？”那个美国兵的脸色很不自然，他低声说：“报纸上登了



那个消息，就在加里的房间里。”

加里的房间原来是一幢楼顶层套房的起居室。这幢楼被军事情报调查科征为办公场所。如今加里的房间用来对所获敌方文件进行分类。有不少文件是从死人身上搜出来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从战场上捡来的沾满烂泥和血迹的废纸。相比之下，一份当天早晨的《星期日快报》就显得格外的清新。忽然，一行标题猛地进入我的视线：

历史成其名——房龙逝世

随后出现的各种情况是仅凭孩子的想像力根本无法预料的。就在得到亲友的通知之前，我从尼德兰信息服务处得到了有关葬礼安排的报告。与此同时，就像是夕阳的余晖，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写的信（信封上是明快的速写画），也陆续不断地到来。最后的一封信只是一张字条，没有署名。是他死前不到一小时在打字机上打的。随信还有《纽约时报》登载的欧文·S.科布^①逝世的新闻。

许多慰问信里都装着报纸杂志上刊载的讣闻，处处充溢着各种赞美之辞。对于其中所列与实不符的事实，我是能够谅解的。父亲向人提供自传性材料时，除非所说的故事本身就很精彩，否则他说的内容常常前后不一。即使是精彩的故事，他也要添枝加叶一番。他年轻时曾经在写小说还是写非虚构作品之间犹豫过，虽说他最后选择了后者，但在提及自己的时候却又保留了前者的特点。但令人惊讶的是，当他写伦勃朗·凡·莱因的传记——他惟一的一部历史小说时，却又在里面塞满了真实的自传性材料。文章一经付印，便以讹传



① 欧文·S.科布（1876—1944）：美国新闻记者、幽默作家，房龙的老朋友。他于房龙去世的前一天辞世。

HENDRIK VAN LOON DIES IN HOME AT 62

Author, Journalist Is Stricken
in Old Greenwich—Famed as
Interpreter of Man's Gains

HIS BOOKS SOLD 6,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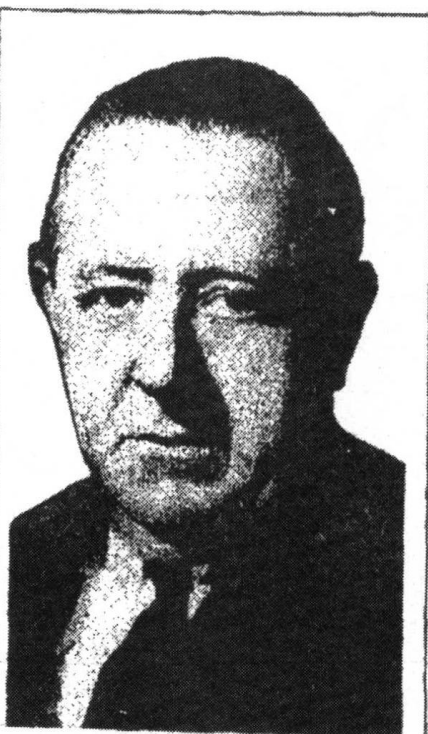
Came Here From Netherlands
at 20—Ex-War Correspondent
Taught at Cornell, Antioch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GREENWICH, Conn., March 11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author, journalist, lecturer and indefatigable interpreter of human accomplishments, died at 9:30 o'clock this morning at his home on Lucas Point, Old Greenwich. His age was 62.

At his side was his wife, Mrs. Helen Criswell van Loon. Mr. van Loon had been confined to his home, Nieu Veere, for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with a heart ailment to which his death was attributed.

A short time after her husband died, Mrs. van Loon telephoned the news to President Roosevelt, a close friend of Mr. van Loon, and to the Netherlands Embassy in Washington.



HENDRIK W. VAN LOON

The New York Times Studio, 1939

slipped below the bridge of his nose to give his searching inquisitive gaze a clear sweep of the scene.

Although he experienced difficulty with radio (refusing to confine himself strictly to prepared scripts), Mr. van Loon was a raconteur whose voice was tinged with melancholy as he ranged over a dozen subjects within the space of a brief conversation.

Illustrated Own Works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6,000,000 copies of his books have been sold. Although many of his works ran to prodigious length, Mr. van Loon held that the world had not reached sufficient maturity for a full-sized book.

《纽约时报》为房龙去世发表的讣闻（部分）



讹了。于是父亲来到美国的时间就有“还是个孩子”、“很年轻”、“40岁”等几种不一样的说法，甚至有一家报纸说他“出生于美国”。不过就算所说的基本属实，如此简单的大事年表又能让读者对他了解多少呢？

父亲整个一生都在试图从浩瀚的史料海洋中理清人类历史的脉络，对自己的生活脉络却讳莫如深，甚至对他自己不肯坦露。然而我们在他的书和私人通信中，却能发现不少线索。这就如同是在玩以他的一生为内容的拼图游戏，其中有些小块块已经不见了。到什么地方有可能找到这些丢失的小块块，他留下的线索里给了我们一些提醒。

要找全拼图，我们必须先去萨克森的奥尔登堡^①。

1849年，卡尔·格哈特·海因里希·汉内克，木匠的儿子，得到奥尔登堡公爵的允许，和他的哥哥杰勒德移居鹿特丹。杰勒德会制作小提琴，生意还不错，完全有能力供弟弟上完牙科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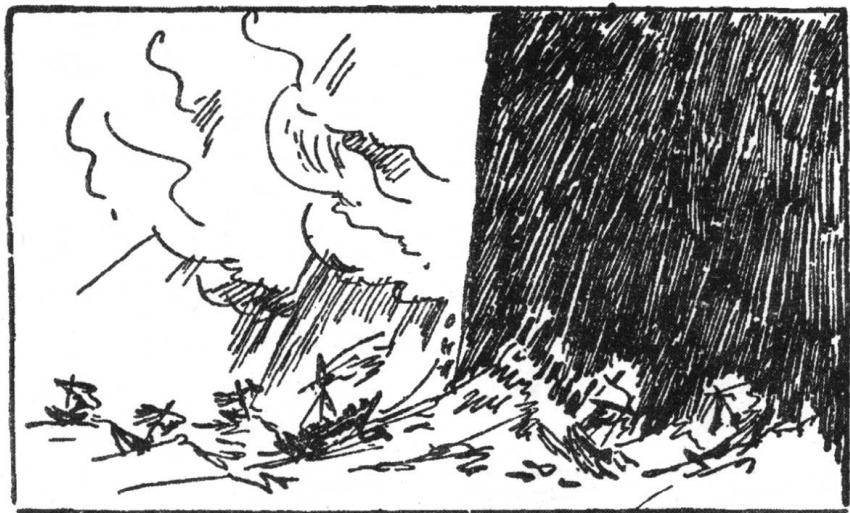
卡尔·汉内克取得成功和婚姻美满的原因，从其照片中便可领略一二。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有一头金色的鬈发和一对浅蓝色的眼睛，有结实的圆下巴以及优雅的风度，这些都表明，他有主见、有个性。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普鲁士家族，这个家族出了几个不安分的家伙。汉内克家族都属马丁·路德教派，可他妻子的一个兄弟却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另一个兄弟则去了伯南布哥^②，在那里生活得很好。1888年，他带着“包括巴西妻子和有着黑眼睛、黑头发的女儿在内的古怪家庭”回到荷兰，引起不小的轰动。

1852年，卡尔·汉内克跟约翰娜·安东尼娅·普鲁伊姆成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叫伊丽莎白·约翰娜，小名贝特西。

注释

① 奥尔登堡：德国萨克森州的一个行政区。

② 伯南布哥：今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州。



波斯舰队在圣山附近全军覆没



房龙传

第一章 忧郁的荷兰少年

16年后，也就是在他们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第3年，卡尔·汉内克成为荷兰公民，改姓汉肯。汉肯家的两个男孩和四个女孩是在温馨和睦的气氛中长大的。后来约翰·汉肯成为有名的泌尿学专家，创办了海牙综合医院。说到自己的舅舅，房龙总是说：“他也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一个杰出的画家，而且他非常有修养，也很机智。”

亨利汉肯家的另一个儿子，则成为农业专家和世界闻名的威廉明娜圩田^①的管理人。威廉明娜圩田就是那个南贝弗兰德岛上戈斯附近4000英亩的股份农场。不同于他哥哥的悠然自得和慷慨大方，亨利舅舅为人刻薄和粗鲁，他呆在家里帮助母马分娩的次数与他主持国际农业专家聚会的次数一样多。每次聚会或当威廉明娜圩田的80位股东中的一位来访时，用于款待客人和实际吃掉的饭菜在今天看来跟自杀没有区别。由于亨利·汉肯的消化系统经受住了这种狂轰滥炸，他一直活到了85岁。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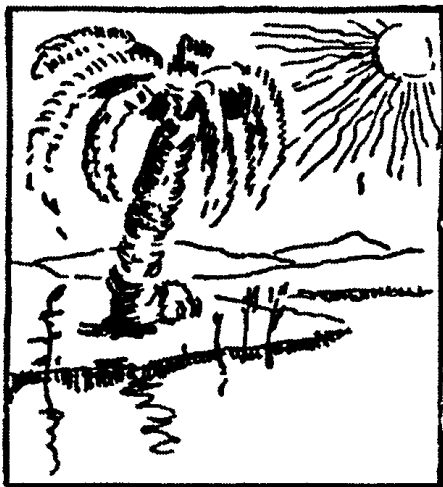
① 圩田：从海岸人工开辟的低陆地。



汉肯家年龄最小的女儿安娜嫁给了一个德国人，那人叫奥尔布里赫特·斯瓦茨科夫，他们住在柏林；阿米莉亚·汉肯嫁给了约翰·穆勒曼斯，他是荷兰皇家海军最后一艘带帆战舰上的军官，后来这艘战舰用做了训练船；安托万妮特则做了北荷兰克罗蒙尼的科勒德医生的新娘。

不过，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汉肯家的大女儿伊丽莎白·约翰娜，她是四个女孩中结婚最早的。1873年，她成为亨德里克·威廉·房龙^①妻子。新郎是鹿特丹富裕的珠宝商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钱就如同奶油一样普通。绝不会有人谈钱

的事，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缺钱。”



植物离开了海洋

房龙在他那未完成的自传中解释说：“荷兰语中的‘van’与德语中的‘von’意义不同。它并不表示任何贵族出身。”另外还提到：“我的名字只是表明某个房龙（就像有的家庭有斜视或秃顶的遗传一样，我们家则一代接一代地用相同的姓名而深受其害）在某个日子，从比利时北部的龙郡搬到了

更有利可图的鹿特丹当金匠谋生，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鹿特丹的城市档案已经烧成灰烬，我们不可能再去核对房龙有关他的曾祖父曾经丢下金店跟随拿破仑跑去俄罗斯作战的故事是否属实，但多半是一种传闻。祖母讲时房龙很



① 作家房龙的父亲，即本书作者的爷爷。



小，祖母去世那年他也不过8岁。假如真是那样，那么当亨德里克·威廉回到这个“让法国人20年的统治^①搞得元气大伤的国家”时，他就会发现他的金店由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14岁的孩子在照看着。

至于后一个亨德里克·威廉，他结了两次婚，虽然生了9个孩子，但只有3个活了下来，其中也叫亨德里克·威廉的一个娶了苏珊娜·布恩。他们的儿子又取了家里那个世袭的名字，前面已经提到，他娶了伊丽莎白·约翰娜·汉肯。

荷兰从毁灭性的战争^②中重振旗鼓的能力是那样的强，因此，当房龙的父亲出生时，拿破仑时代的痕迹已淡漠，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随着经济的恢复，房龙一家也在鹿特丹的中心站稳了脚跟。1902年，刊登在鹿特丹一家报纸上的一则启事说明了他们家拥有怎样富裕的生活。当时房龙的祖父已经去世，他们在富人区的房子正准备出售。按启事上所写：房子带花园，还有一些空地，门厅是大理石的，宽敞的房间带大理石壁炉，不止一间浴室，还有一个大阁楼，“具有一流住宅所必备的一切条件”。这幢三层楼的豪华住宅正是房龙的父亲——一个孤独、惯坏了的孩子生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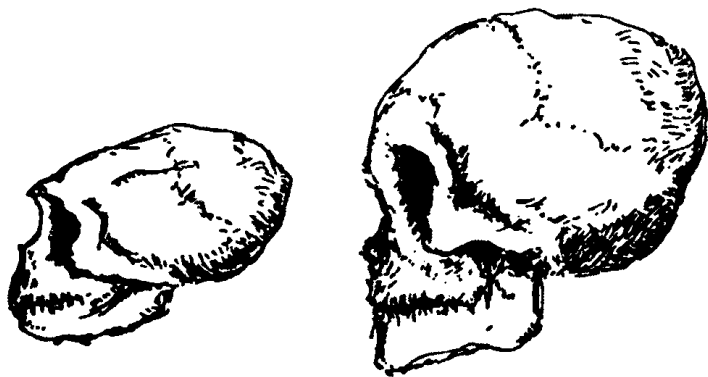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盖迪姆普提·波特尔斯鲁特区（或称“填平的布特运河”）也有三幢较为陈旧的房屋。144号和146号的底层是珠宝店，而拐角的房子（也就是148号）则住着“房龙·汉肯夫妇”。他们的女儿苏珊娜（小名苏丝）和儿子房龙分别出生于1874年和1882年。

房龙小的时候，鹿特丹已经开始成为“欧洲的枢纽”——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人工港。悬挂各种旗帜的船

注释

① 1795年法国消灭荷兰共和国。以此开始了其对荷兰20年的统治。

② 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类颅骨的进化

只都快停到他家门口了，于是房龙便形成了与一般荷兰人相同的看法，认为荷兰是世界的中心，航运的枢纽，而鹿特丹这个港口正是荷兰通向海洋的必经之路。因此，他可能一生都有某种程度的民族中心论。

有好多次，这个男孩和他的舅舅约翰·穆勒门斯一起到港口去看那些外国货轮和远洋客轮，这只会使前面提到的那种看法更加牢固地在他的头脑里扎根。因此，当房龙开始在每一片纸上随手乱画时，他首先学会画的就是那些轮船。后来他画的轮船“航行”到了客房的留言簿上、桌布上和菜单的背面，最终编辑为一整本的《船舶及它们如何在海上航行》——专门介绍船舶知识的书。

后来房龙精心绘制地图，显然，是那时候海上的繁忙景象使他开始了解地理学，而他脚下充满历史感的土地则使他注意到了过去。欣欣向荣的鹿特丹不会让人去痴迷于仍有旧时格调的建筑，可房龙发现，紧紧围绕着盖迪姆普提·波特尔斯鲁特的中世纪弯弯曲曲的小巷小路，一方面是“惊奇和快乐的永久源泉”，另一方面则让人想起这样一个阴沉沉的时代——夜晚的街道，和笼罩人们心灵的黑暗。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房龙说，“还保留了最开始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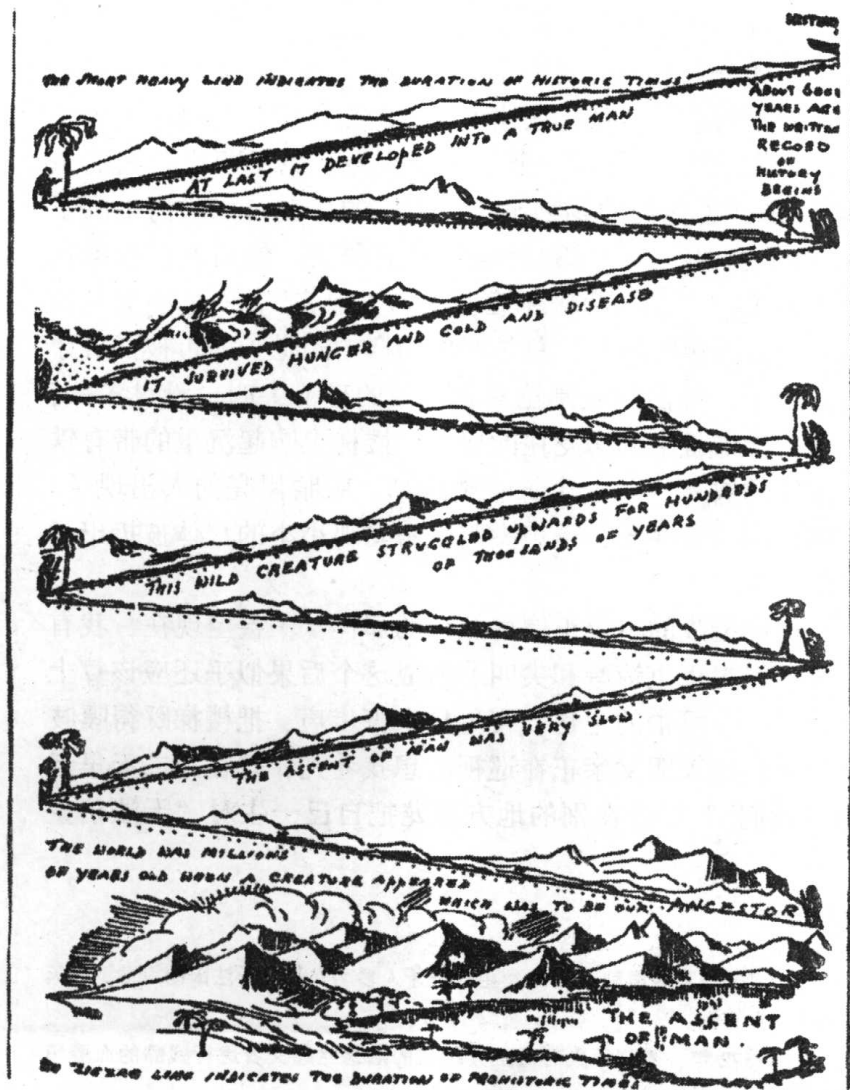
样子——各种用于慈善目的的建筑胡乱地围绕在一个修道院的四周，它们建造前没有进行任何规划。”

他家的房子也是同样的古老。“一层只有一个房间，到处都是长长短短的楼梯。我自己的小房间（到我获准也有这个权利的时候）就像是悬挂在半空，因为下面一层只有一个房间是另一幢房子。按照当时的习惯，起居室也用做餐厅，



房龙传

第一章 忧郁的荷三少年



史前史及历史



而厨房却还在下面。从餐厅的后窗户看出去是一个旧时修道院花园，但它并不属于我们家。”

多米尼克修道院^①还留下一个地下室，此时它被用做酒窖和食品冷藏库，可小房龙却不敢到里面去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因为大人对他说过好奇的孩子消失在那冥河深处不再回来的故事。用这样的故事吓唬小孩子被认为是让他们听话的好办法。至于孩子夜里会因为这样的故事做什么样的噩梦，那就不是大人们会去考虑的问题了。

同样令人生惧的是所谓的“恐怖之屋”，那是房龙白天外出散步的必经之路。在他未完成的自传中，他讲述了一个1572年的故事。当时一个新教家庭为了免受西班牙人的杀戮^②，杀掉了他们的宠物小羊，用它的血在自家的门上画了“红色十字架”——那是神圣教堂的象征。然后他们躲藏在地下室里，“直至西班牙雇佣军怒气泄完”。夜里小房龙被街上的喧闹声吵醒时，总是产生同样的幻觉：城市被西班牙人占领了，外面到处是抢劫和杀戮的恐怖尖叫。没过多久，这样的恐怖就来到房龙住的房子。楼梯上响起沉重的带有铁甲碰撞的脚步声，一个长着鹰钩鼻、眼睛黑亮的人出现了。他的短剑闪着寒光，一声尖叫，房龙那小小的尸体被扔出了窗外……

由此造成的后果正像房龙说的那样：“甚至现在，我有时都会在半夜里惊醒和尖叫。造成这个后果似乎还应该算上早年另一个可怕的记忆：夜里传来脚步声，把楼梯踩得嘎吱嘎吱响，这表明父亲正在巡视，想找茬儿，好在第二天早上惩罚我们。”尽管在别的地方房龙把自己一生对“无法估量



① 多米尼克修道院：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图卢兹。属天主教多米尼克派。

② 1572年，西班牙人对反抗其统治的尼德兰起义者进行残酷的血腥镇压。